

讀

西洋文學批評史

思兼

一九五七年，美國蘭燈書店（Random House）出版了衛姆司特（William K. Wimsatt, Jr）與布魯特斯（Cleanth Brooks）合著的「西洋文學批評史」（Literary Criticism - A Short History）。十五年後，顏元叔先生將它譯為中文，由臺北志文出版社印行，成為國內可見到的唯一的中文西洋文學批評史。

這部書正如顏先生在譯後語裏所說的：「到如今還是最完備最近代的一本西洋文學批評史。……我們有這樣一部中譯本，對研究或愛好文學批評與理論的國內人士，總有若干參考價值；對一般大學文學系的同學而言，這也許是一本基礎性的文學批評讀物。」原書出版之時，曾引起廣泛的注意與佳評。時代周刊文學附頁曾說：

「這本書內容廣博，是一部博學而有理解力的書，能啟發所有校內外學生的興趣。」

Harry T. Moore，在紐約時報書評欄指出：「此書本文極易閱讀，作者用學問與智慧一貫地闡明問題。……它的內容廣博而有深度，且常具備一種批評的力量，對於每一問題，在其領域中提出同時

代最重要的反對意見。」

顏先生的中譯本出版後，彭歌也在聯合報的三三草專欄（六二、二、廿四）中說：

「這是目前有關西方文學批評最具基礎性的讀物。」

此書的作者衛姆司特與布魯特斯，同為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衛氏從一九三九年任耶魯得博士後，一直留原校任教。布氏出身牛津，曾執教於路易斯安娜與耶魯。

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二年曾任著名的「南方評論」(The Southern Review)編輯，是「新批評」的健將之一。他的論文「詩裏面的矛盾語法」曾由夏志清譯成中文

，收在林以亮編選的「美國文學批評選」一書中，對國內讀者來說，當不致十分陌生。兩位作者都著述豐富，在西洋學術界聲譽卓著。

原序說明此書寫作所堅持的第一個原則是文學論爭史上的關連與理解。同時申言這部書可謂西方文學爭辯史。關於兩位作者的合著情形，則是：衛姆司特負責第一——廿四章與卅二章，布魯特斯負責第廿五——卅一章。彼此細閱對方所寫部分，並加以嚴厲指正。

除書前序言與書後索引之外，西洋文學批評史的正文部分卅二章七五五頁（顏譯七〇〇頁）。每章有章首大綱與章尾參考資料。這部

書從古代希臘，一直敘述到二十世紀中期，西洋各國的文學理論與批評的源流與演進，盡萃於斯。全書又分五大部分（顏譯僅分章而不分部）：

第一部分包括前八章：

(一)蘇格拉底與吟詩家

(二)亞里斯多德的答辯——詩之結構說

(三)亞里斯多德：悲劇與喜劇

(四)文字媒介：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

(五)羅馬古典主義：霍雷斯

(六)羅馬古典主義：郎介納斯

(七)新柏拉圖主義的結論：普洛泰納斯與若

干中古課題

這部分從上古一直到文藝復興前，主要是在敘述希臘羅馬時期的文學批評。我們可以看到西洋第一個文學批評家柏拉圖對文學的意見；亞里斯多德如何審閱當時文學，歸納悲劇與史詩而作成套通則；以及羅馬的批評家霍雷斯如何繼承亞里斯多德的傳統，闡明種種文學類型的規格與附帶條件，因而出現了古典主義。

第二部分從第八章到第十五章：

(八)更多的中古論題
(九)十六世紀

(十)英國新古典主義：蔣森與特萊登

(十一)特萊登與十七世紀後期的若干課題

(十二)修辭學與新古典主義的機智

(十三)愛迪森與雷辛：詩歌圖畫說

(十四)天才、感情與聯想
(十五)新古典主義的通性：

山姆姜生

這部分的内容主要是敘述中古到十八世紀。我們可以看到新古典主義對權威與規律的崇敬、與打破成規的浪漫的實驗性的文學彼此衝

突；十六世紀詩與道德的關係問題；嚴謹的古典主義如何遵循客觀的、倫理的、模倣的文學準則；文學與繪畫如何相互影響，以及有關天才與聯想的問題討論。

第三部分是第十六至廿四章：

(十六)詩的字彙：渥茲華茨與考裏內基

(十七)德國的文學理論
(十八)想像力：渥茲華茨與考裏內基

(十九)庇卡克與雪萊之對峙：狂熱的說教主義

(二十)阿諾德的預言
(二十一)真實的與社會的：藝術作為宣傳

(二十二)為藝術而藝術
(二十三)表達主義：克羅齊

(二十四)歷史方法：一個回顧

這部分主要是敘述十九世紀的文學批評。我們可以看到英、德、法、意、俄各國文學批評家的種種不同意見：有美學主義的文學理論家，也有實用主義的文學理論家，有的主張文學的作用是說教、宣傳，為人生而創作，有的主張為藝術而藝術，不同的意見引起諸般爭論，而產生許多精彩的理論，留下許多傳世的論文。

第四部分是第廿五章至卅一章：

(二十五)悲劇與喜劇：內在的焦點
(二十六)象徵主義
(二十七)李查士：張力的詩學

(二十八)語意學的原理
(二十九)歐立德與龐德

(三十)小說與戲劇：肥碩的結構
(三十一)神話與原始類型

這部分主要在敘述廿世紀現代的文學批評。從象徵主義，到客觀批評的建立。在這批評鼎盛且重心逐漸由歐陸移向美國的時代，諸說

。

並立，許多批評家都利用社會學、心理學的觀點，來促進對文學的研究與批評。同時由於新批評的興起，批評家們已經從文學外在背景的研究趨向於更重視作品內在結構與成分的探討。

第五部分是第三十二章：卷後語。這部分取材主要依據衛姆司特批評論文集中的一篇——現代美國文學批評。旨在為全書作一終結。作者認為當代文學批評有三個主要趨向：趨向讀者、趨向整體結構、趨向神話。這三個趨向有個橫面的或民間的關連。同時又指出：這部西洋文學批評史所肯定的理論，認為西洋文學批評史中有三個主要焦點或三個基本

觀念。相信這三者是內在相關而可以互相調和，且不放棄其中的任何一個的：（一）亞里斯多德的模倣論（the mimetic of Aristotelian）：這種理論可恰當處理事物與真實價值的世界，使文學批評，不致趨於純粹的理想主義；（二）情感的理論（the emotive）——李查士所發展成套者最細密：這套理論可以妥善處理人類對於價值的反應，使文學批評不致泥於專談倫理或物理。（三）表達主義與語言學的理論（the expessionistic and linguistic）——克羅齊為最佳代表：這一套理論可妥當處理人類知識之自省性與創造性，使文學批評不致把

詩僅僅看成事物或反應的直接記錄。

綜觀全書，這部西洋文學批評史具備了兩個顯著的特色。

第一，通古貫今，取材廣博。

西洋文學批評史出版之後，各方面的反應極佳，咸以為其取材廣博，闡述精微，堪稱當今最完備最新的一本批評史。就時間上來說：此書從西元前五世紀的蘇格拉底、柏拉圖開始，歷經希臘羅馬時期、文藝復興，乃至廿世紀最新的批評主流，縱貫二千五百年。就空間上說，它籠罩了西洋文學藝術的起源地域希臘羅馬，從文藝復興到近代文明進化的歐洲，乃至於廿世紀文學重心轉向的美洲。除了東方的文學批評之外，世界文學批評主流幾乎已全部包括在內。說到最新，這本書寫成於一九五七年，截至廿世紀中期。許多我們所熟悉的當代理論和潮流，都有精到的敘述。例如廿世紀初期文學批評的趨勢、艾略特的基本批評精神，佛洛伊德的心理主義……等等。同時指出西洋文學批評史中的主要焦點，與當代文學批評的主

要趨向。使讀者博古而後知今，與自己生活的時代之文學理論和批評，能够連到一塊。

第二，比較論辯，說理明確。

西洋文學批評史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同意見的互相爭論。文學批評的寫法，各有其重心。例如有些人寫文學史或批評史是站在他所主張的文學理論觀點（如泰恩「英國文學史」），也有人寫文學批評史，是以批評家爲重心的（如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有人寫批評史，是以各時期的批評主流爲重心的（如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而這部西洋文學批評史，却主

要在闡述批評史上引起爭論的不同立場與看法。顏元叔先生在譯序中指出：「西洋文學批評界的一個常見的怪現象是，先有人提出反對文學的見解，然後衛護文學的人寫成論文答辯，於是變成了批評史上的里程碑。」這部書的著者在原序中宣稱，此書可謂一本西洋文學爭論的辯論史（Call it An Argumentative History of Literary Argument in the West.）。都明白顯示了這本書的寫作重點。我們再從全書的內容看來，更可以發現，從頭到尾，幾乎一直是在闡述著各種不同文學意見的爭論，雖然是爭論，却並沒有絕對的勝負。

然而，正由於這些諸般不同的理論，人類智慧的激盪，而促進了人們對文學的真正內涵之深度發掘；更可以從這許多爭論中，充分顯示了各種文學理論、觀點的長處與偏失。例如泰恩主張形成文學的因素有三：種族、時代、環境，此三種因素相異，形成了不同的文學。固然有相當道理，可是若因此過分誇張而忽略作家個人心靈，則是偏頗的。二十世紀興起的新批評學派，專注於文學內在之研究，將文學作品視爲一種完整獨立的藝術品，孜孜於其結構與成份之探討，而不著重歷史與傳記的研究，也可能走向脫離人生的高渺之境。

「西洋文學批評史」在中國的讀者眼光中，除了以上兩個顯著特色，與藉此獲得西洋文學批評基礎認識之外，還具有與中國文學批評相互啓發的特殊意義。以下聊舉數例，以窺一斑。

（一）西洋文學批評界的一個常見怪現象是，先有人提出反對文學的見解，然後衛護文學的人寫成論文答辯，於是變成批評史上的里程碑。

。亞里斯多德如此，西德尼（Sidney）亦復如此。類似情況甚多，中國文學批評界的情況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從文學觀念的演進，復古？主張文學的獨立價值與載道觀念。尚文與尚用，不也是代代爭論不已嗎？

（二）西洋文學批評喜歡強調各種藝術間之相同性，把各種藝術混爲一談，詩如畫，畫如詩，音樂是有聲的詩，詩是無聲的音樂，克羅齊甚至認爲一切藝術皆是直覺表達而已，其間沒有任何差異。同樣的道理，中國過去的文人，也多喜歡以畫理論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韻文更帶着強烈的音樂感。

（三）西洋批評家以爲藝術模倣自然界的事物。如普洛泰納斯（Plotinus）的「九篇集」。又如波普（Pope）在「論批評」中指出：

無訛的自然，永遠神聖
純一，
是清明不變，普照環宇
之光，
投射萬物以生命，以力

量，以美麗，
也是藝術的本源，目的
與考驗。

中國的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篇提出文學原出自然之道，這種自然之道包括天文、地文、人文。正與此相通。

（四）西洋文學界曾形成複雜成規，供創作者遵循。這可能使一個詩人的作品顯得

平淡無奇，但另一詩人可能巧用這些複雜的成規，而產生新奇的效果，有趣味，有情感。中古詩人使用的語言並不狹隘或乾燥無味，較之解放了的自然主義時代的語言，並不遜色。我們都知道，中國的駢文律詩，近年來常被入詬病，認爲規則束縛太多。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駢文律詩之所以具備光輝燦爛之一面，留下許多不朽傑作，正因爲複雜成規也可被巧用而產生新奇有趣的效果。

（五）西洋批評家（Vida）在「詩藝」中一再重複：「去造訪古人，囊括古人的全部財富。」（Visit on the accents and strip them of their wealth）。艾略特以爲，「作家必須遵循傳統，依從傳統，但是今古之間的關係，不祇是片面依從。」這種接受傳統再加以發揚光大，從而創新的態度，與文心雕龍宗經、通變等篇的理論正如出一轍。又我國桐城派古文家姚鼐所云：「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正是英雄所見略同。

(約十八世紀的華頓)

(Thomas Warton)認為：「閱讀一位活在遠古的作家，我們必須考慮在他那個時代所流行的風俗習慣與行為準則，我們必須想像自己，處在他那個時代與環境。生活在一個依照法則寫作的時代，容易使用自以為是的唯一優秀準則，來衡量任何作品，竟使我們要求任何古今詩篇，都須具備現代作品的秩序與組織。這種見解，與吾國孟子所謂「論世知人」之說，以及後世的以古論古，勿以今非古或以古非今的觀念，也是相通的。」

當然，這只是幾個信手拈來的例子。不只是中西文學批評有許多溝通而互相啓

發的理論，而且有許多可以互相截長補短處，不是本文所能盡述。筆者只是在此強調，這本西洋文學批評史，對中國的讀者，更具備一種特殊的意義罷了。我們都知道，一個民族文化，往往由於外來文化的激盪，而產生光輝燦爛的結果，西洋文學批評史在這方面，將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在介紹西洋文學批評的觀點來說，顏元叔先生翻譯這本重份量的「西洋文學批評史」，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善行。這比起外文系某教授所申言的：「我不願翻譯的原因是以為犯不着做一件浪費的事……。」無論胸襟氣度，都要高明許多。顏先

生自言費了兩年多的時間完成全部譯稿，又父子先後修改四次。這種實地起而行的精神與認真態度，十分令人敬佩。彭歌說得好：「原著文體深奧，取材廣博，得元叔這樣的譯手，方不負原作者心血。因為他的工作不僅是要作兩種不同語言之間傳譯的橋樑，而更要能明其源流本末，遂不能有『生吞』與『割裂』之弊。」事實上，原著往往引用第二乃至第三外國語文，顏先生所作的，當是多種不同語言之間的橋樑。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顏先生花了那麼大的精神去完成這樣一件工程，是學術界中西溝通的橋樑，可是在某些細節方面，却有著沒道理的疏忽。

第一，原著有六頁的序言，顏先生不但沒有翻譯，且於書中隻字未提，而代之以譯序——西洋文學批評的幾個重鎮。顏先生這篇譯序鳥瞰西洋文學批評之大勢，眉清目楚，頗能給予讀者相當明晰的概念，但是譯序終究不能代替原序。我們讀一本書，總是要先看看這本

書的序，瞭解作者寫作的旨趣，以及這本書是在寫些什麼，如何寫的。本書原序有六頁，並不算短，他說明了本書的旨趣，寫作方式，合著之情況等等，不可謂不重要。我想國內不容易見到原著或不諳英文的讀者們，是很想看到原序的譯文的。

第二，顏先生在譯後語中曾自言省略了原著三個不算重要的成份，即腳註、章首大綱，與章尾參考資料，原著的正文則一句不漏地翻譯出來。事實上，除此之外，省略的尚有原序後的資料來源，書後索引和著者簡介等。這些顏先生以為不重要而可以刪去的部分，是否須全部保留，筆者沒有一定的

成見，但最起碼的，資料來源說明本書主要取材，是一本書的重要附錄部份。著者簡介對國內讀者來說，也是必要的。內文腳註部分或與前後相照應，或補充說明，或指出理論根據；章首大綱使讀者一目瞭然，這些篇幅，似乎並不盡如顏先生所謂的「不重要」。

Alexander Traser
Tyler 曾提出翻譯的三個信條。

第一，翻譯須作為原著內容的全部複製。

第二，翻譯之寫作語氣與方式須契合原著的特性。

第三，翻譯須保存原著文字之流暢性。

從這個信條來看顏譯「

西洋文學批評史」，第二條與第三條大約還能把握，第一條就在「不重要」的理由下，被忽視了。以忠於原著的觀點，甚至原書扉頁有“To René Wellek”的字樣，也應當予以保留。

總而言之，衛姆司特與布魯特斯合著之西洋文學批評史，是一本值得細讀的文學批評基礎性讀物，他的內容廣博，通古貫今，比較論辯，說理明確，且對於國內讀者深具特殊意義。顏元叔先生翻譯此書，厥功奇偉，令人佩服。這本書的中文版能在國內發行，將來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雖然中文本忽略了幾個細節，但大醇小疵，如果能在再版的時候，再將幾個細節添補上去，那就更加完整了。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
更換。本社洽詢電話：333763